

五礼通考

第五
函十一册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

纂校

李太保總督蘇杭衛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吉禮一百五

私親廟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疏子孫保之者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也

朱子章句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封於陳爲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一字該之

蕙田案此舜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迺萬世私

親廟之準則也書曰受終于文祖又曰格于

文祖是將攝位卽位而告於堯廟之祖也又

曰受命于神宗是將禪位於禹而告於宗堯

之廟也舜嗣堯故宗堯而不爲瞽瞍立考廟此云宗廟當是虞國之廟國語所稱祖顓頊與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有虞氏報焉者蓋舜以大德而爲天子以其身宗堯之統別爲虞氏立祖考之廟俾子孫承其祀厥後虞思陳胡公之屬享國弗替焉此正中庸所稱大孝之實也若使舜爲天子而自立宗廟傳禹而後子孫安得有之哉故知宗廟饗子孫保是一順事非後世立廟稱宗追尊升祔者所得而藉口也詳見廟制條

右有虞氏

漢書宣帝本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

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奏可遣迎入未央宮封爲陽武侯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本始元年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武五子傳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

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
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
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
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闔鄉邪里聚爲戾
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
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
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
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
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元康元年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爲奉明縣

師古曰奉

明園卽皇考史皇孫之所葬也本名廣明後追改

韋元成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
相義等議

師古曰蔡義也

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

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師古曰魏相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

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父獻通考胡氏宣曰禮曰為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爲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爲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爲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諡首言爲人後者云云後言故太子諡曰戾云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未及更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諡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爲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爲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疏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母之後而

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母之昭昭然矣馬氏廷鸞曰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爲伯父乎爲叔父乎於所後父爲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爲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無嗣宣帝以兄孫爲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昭帝薨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廢矣宣帝始以兄孫入繼當時唯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爲子乎爲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乎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戴氏震曰漢宣帝之入嗣也後昭帝有所後祖無所後父丞相相等奏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胡氏

之論曰既爲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
父母而伯叔父母之昭昭然矣馬氏駁之曰宣帝以
兄孫爲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
以稱其所生之父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
直稱之曰皇考而已今案奏者議者皆非也禮王考
廟考廟相逮之道也如宣帝不入嗣固考史皇孫而
祖戾太子今既祖昭帝不得祖戾太子矣獨考史皇
孫則其稱名疑爲疑於昭帝史皇孫之爲相逮也者
爲疑於戾太子史皇孫之非相逮也者疑故不可稱
也然則以孫後祖可乎曰可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
雷氏曰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以其所後
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
祖故闕之也此闕之雷氏之云當矣猶未盡蓋有承

殤而後祖者則無所後之父雷氏但據有所後之父
言耳右古人後祖證一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
弗爲後也鄭注曰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
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孔穎達曰以其未成人庶子
不得代爲之後不以父服服之鄭以殤不立廟解弗
爲後孔以不從父服解弗爲後蓋入廟則全乎子服
斬則全乎子承殤不爲之子也喪服斬衰有爲人後
者之條故此言弗爲後以別之右古人後祖證二小
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曰言爲後者據承之
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夫孔子言弗
爲後而此又言爲殤後鄭以據承之明其爲辭之借
然不特爾也明乎弗爲後之義則於殤者昭穆同列
皆得入繼其殤者兄弟也明乎爲殤後而不服斬衰

之義則於殤者降等皆得入繼其殤者雖叔父也而承之不必子之右古人後祖證三三者互相爲義例者也後祖之爲昭穆奈何曰惟父子則昭穆異兄弟則昭穆同祖孫則昭穆同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兄弟推之百世而不易然則祖孫相接無所後父何也曰古經不曰爲人子而曰爲人後通乎不爲子而爲後之辭也孫可後祖而非禰祖弟可後兄而非禰兄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嬰齊爲之後弟後兄也後者承先辭也父子之道窮而先後之義起以父子則親重以先後則統重喪服子夏傳曰持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此言親不勝統甯屈親親之分以伸大統之尊生乎道之窮斷以義之正有如是者或曰推而至於宣帝有所後祖無所後父

禮固有然矣其稱史皇孫也直曰皇考既名疑曰皇伯考若叔考名又無所緣定若之何曰凡爲人後者不可一時兩稱父不可曠而無父宋濮議以生例沒斷然當稱皇伯考不可一時兩稱父故也漢宣帝卽親存初無一時兩稱之嫌惟以不可曠而無父論之禮雖可以後祖其無所後父者於本生父母私言則曰父母公言則曰本生以別之曰本生父母人豈有非之者哉禮重辨嫌疑而已宣帝不在辨嫌而在辨疑辨嫌不可直稱皇考辨疑亦不可立之廟而直稱皇考不可曠而無父則併不得同於有所後父者之稱皇伯考是故祭告之辭私於所祭之地稱皇考可也公言之曰本生皇考可也丞相義等之議謚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而不立廟義之正也

蕙田案漢宣帝時有司奏稱親史皇孫又稱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親之爲言卽父也倘但曰史皇孫曰王夫人顧不可爲其推而遠之幾不知爲宣帝何人矣胡氏謂稱親爲姦說蓋怵于後世之事而爲是言耶夫使必禁其稱親將禮所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父母二字亦必不可施於語言乎此有宋濮議所以啟歐陽公之辨也夫辭窮則反本是故謂之其父母則已別於所後父母矣宣帝無所後父母者也有司必不敢曰考曰妣而曰親曰母又僅比諸侯王此亦嚴核于名實矣但厥後直曰皇考則未得禮若曰本生皇考亦無妨也猶之禮曰其父母也至因園爲寢

而曰皇考廟則疑上與昭帝相承無別雖在廟制之外然非禮矣

右漢宣帝

哀帝本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母曰丁姬上亡子立爲皇太子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所以獎厲太子專爲後之誼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卽皇帝位太皇太后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五月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建平二年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恭皇后曰帝太后立恭皇廟于京師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耐葬之禮自周興焉帝太后宜起

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蕙田案此立私親廟于京師之始

定陶其王傳定陶其王康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八年徙爲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其王後成帝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哀帝卽位二年追尊其王爲其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

師列昭穆之次如元

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

如清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

哀帝自以已爲後故

孝元傳昭儀傳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其王元帝崩隨王歸國

稱定陶太后其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徵立爲太子哀帝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皇太后下詔尊定陶其王爲其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爲其皇太后丁姬爲其皇后後歲餘爲其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師丹傳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其皇太后其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副稱之也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其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獨議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

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其皇太后其皇后以定陶其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竝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其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其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其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其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其皇也丹由是浸

不合上意免爲庶人平帝卽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墮廢其皇廟

蕙田案宣帝稱親曰皇考如離騷篇首朕皇考曰伯庸似古人通稱皇之爲言美也大也君也亦猶禮曰其父母也至此定陶其皇之稱非宣帝稱皇考比也皇卽帝也不曰帝而曰皇明知必不可尊稱帝也然以皇代之其理不直其名不正固顯然矣又立寢廟于京師列昭穆之次更非宣帝因園爲寢之比師丹言定陶其皇謚已前定不得復改而堅持立廟京師使臣下祭之爲無主明前之失在私尊定陶其皇後之失乃以其皇而亂天子